

越女劍

金庸



## 金庸作品集

《书剑恩仇录》《碧血剑》《雪山飞狐》《侠客行》  
《神雕侠侣》《倚天屠龙记》《连城诀》《笑傲江湖》  
《射雕英雄传》《飞狐外传》《鸳鸯刀》《天龙八部》  
《白马啸西风》《越女剑》《鹿鼎记》

ISBN—227—01088—X/I·260 定价：8.80元

# 越女劍

(香港) 金庸

宁夏人民出版社

(宁)新登字 01 号

越 女 剑  
(香港) 金 庸

---

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银川市解放西路 105 号)  
河北省三河县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字数：18 万 印张：8. 5  
1995 年 12 月第一版 199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

---

ISBN7—227—02088—X/I·260

定价：8. 8 元

“请!”“请!”

两名剑士各自倒转剑尖，右手握剑柄，左手搭于右手手背，躬身行礼。

两人身子尚未站直，突然间白光闪动，跟着铮的一声响，双剑相交，两人各退一步。旁观众人都是“咦”的一声轻呼。

青衣剑士连劈三剑，锦衣剑士一一格开。青衣剑士一声叱喝，长剑从左上角直划而下，势劲力急。锦衫剑士身手矫捷，向后跃开，避过了这剑。他左足刚着地，身子跟着弹起，刷刷两剑，向对手攻去。青衣剑士凝立不动，嘴角边微微冷笑，长剑轻摆，挡开来剑。

锦衫剑士突然发足疾奔，绕着青衣剑士溜溜的转动，脚下越来越快。青衣剑士凝视敌手长剑剑尖，敌剑一动，便挥剑击落。锦衫剑士忽而左转，忽而右转，身法变幻不定。青衣剑士给他转得脑子微感晕眩，喝道：“你是比剑，还是逃命?”刷刷两剑，直削过去。但锦衫剑士奔转甚急，剑到之时，人已离开，敌剑剑锋总是和他身子差了尺许。

青衣剑士回剑侧身，右腿微蹲，锦衫剑士看出破绽，挺剑向他左肩疾刺。不料青衣剑士这一蹲乃是诱招，长剑突然圈转，直取敌人咽喉，势道劲急无伦。锦衫剑士大骇之下，长剑脱手，向敌人心窝激射过去。这是无可奈何中同归于尽的打法，敌人若是继续进击，心窝必定中剑。当此

情势，对方自须收剑挡格，自己便可摆脱这无可挽救的绝境。

不料青衣剑士竟不挡架闪避，手腕抖动，噗的一声，剑尖刺入了锦衫剑士的咽喉。跟着当的一响，掷来的长剑刺中了他胸膛，长剑落地。青衣剑士嘿嘿一笑，收剑退立，原来他衣内胸口藏着一面护心铁镜，剑尖虽是刺中，却是丝毫无伤。那锦衫剑士喉头鲜血激喷，身子在地下不住扭曲。当下便有从者过来抬开尸首，抹去地下血迹。

青衣剑士还剑入鞘，跨前两步，躬身向北首高坐于锦披大椅中的一位王者行礼。

那王者身披紫袍，形貌拙异，头颈甚长，嘴尖如鸟，微微一笑，嘶声道：“壮士剑法精妙，赐金十斤。”青衣剑士右膝跪下，躬身说道：“谢赏！”那王者左手一挥，他右首一名高高瘦瘦、四十来岁的官员喝道：“吴越剑士，二次比试！”

东首锦衫剑士队中走出一条身材魁梧的汉子，手提大剑。这剑长逾五尺，剑身极厚，显然份量甚重。西首走出一名青衣剑士，中等身材，脸上尽是剑疤，东一道、西一道，少说也有十二三道，一张脸已无复人形，足见身经百战，不知已和人比过多少次剑了。二人先向王者屈膝致敬，然后转过身来，相向而立，躬身行礼。

青衣剑士站直身子，脸露狞笑。他一张脸本已十分丑陋，这么一笑，更显得说不出的难看。锦衫剑士见了他如鬼似魅的模样，不由得机伶伶打个冷战，波的一声，吐了口长气，慢慢伸过左手，搭住剑柄。

青衣剑士突然一声狂叫，声如狼嗥，挺剑向对手急刺过去。锦衫剑士也是纵声大喝，提起大剑，对着他当头劈落。青衣剑士斜身闪开，长剑自左而右横削过去。那锦衫剑士双手使剑，一柄大剑舞得呼呼作响。这大剑少说也有五十来斤重，但他招数仍是迅捷之极。

两人一搭上手，顷刻间拆了三十来招，青衣剑士被他沉重的剑力压得不住倒退。站在大殿西首的五十余名锦衫剑士人人脸有喜色，眼见这场比试是赢定了。

只听得锦衫剑士一声大喝，声若雷震，大剑横扫过去。青衣剑士避无可避，提长剑奋力挡格。当的一声响，双剑相交，半截大剑飞了出去，原来青衣剑士手中长剑锋利无比，竟将大剑斩为两截，那利剑跟着直划而下，将锦衫剑士自咽喉而至小腹，划了一道两尺来长的口子。锦衫剑士连声狂吼，扑倒在地。青衣剑士向地下魁梧的身形凝视片刻，这才还剑入鞘，屈膝向王者行礼，脸上掩不住得意之色。

王者身旁一位官员道：“壮士剑利术精，大王赐金十斤。”青衣剑士称谢退开。

西首一列排着八名青衣剑士，与对面五十余名锦衫剑士相比，众寡之数甚是悬殊。

那官员缓缓说道：“吴越剑士，三次比剑！”两队剑士队中各走出一人，向王者行礼后相向而立。突然间青光耀眼，众人均觉寒气袭体。但见那青衣剑士手中一柄三尺长剑不住颤动，便如一根闪闪发出丝光的缎带。那官员赞道：“好剑！”青衣剑士微微躬身为礼，谢他称赞。那官员道：

“单打独斗看了两场，这次两个对两个！”

锦衫剑士队中一人应声而出，拔剑出鞘。那剑明亮如秋水，也是一口利器。青衣剑士队中又出来一人。四人向王者行过礼后，相互行礼，跟着剑光闪烁，斗了起来。这二对二的比剑，同伙剑士互相照应配合。数合之后，嗤的一声，一名锦衫剑士手中长剑竟被敌手削断。这人极是悍勇，提着半截断剑，飞身向敌人扑去。那青衣剑士长剑闪处，嗤的一声响，将他右臂齐肩削落。跟着补上一刺，刺中他的心窝。

另外二人兀自缠斗不休，得胜的青衣剑士窥伺在旁，突然间长剑迅出，嗤的一声，又将锦衫剑士手中长剑削断。另一人长剑中宫直进，自敌手胸膛贯入，从背心穿出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拍手说道：“好剑，好剑法！赏酒，赏金！咱们再来瞧一场四个对四个的比试。”

两边队中各出四人，行过礼后，出剑相斗。锦衫剑士连输三场，死了四人，这时下场的四人狠命相扑，说什么要赢回一场。只见两名青衣剑士分从左右夹击一名锦衫剑士。余下三名锦衫剑士上前邀战，却给两名青衣剑士挺剑挡住。这两名青衣剑士取的纯是守势，招数严密，竟一招也不还击，却令三名锦衫剑士无法过去相援同伴，余下两名青衣剑士以二对一，十余招间便将对手杀死，跟着便攻向另一名锦衫剑士。先前两名青衣剑士仍使旧法，只守不攻，挡住两名锦衫剑士，让同伴以二对一，杀死敌手。

旁观的锦衫剑士眼见同伴只剩下二人，胜负之数已定，都大声鼓噪起来，纷纷拔剑，便欲一拥而上，将八名青衣



剑士乱剑分尸。

那官员朗声道：“学剑之士，当守剑道！”他神色语气之中有一股凛然之威，一众锦衫剑士立时都静了下来。

这时众人都已看得分明，四名青衣剑士的剑法截然不同，二人的守招严密无比，另二人的攻招却是凌厉狠辣，分头合击，守者缠住敌手，只剩下一人，让攻者双从凌寡，逐一蚕食杀戮。以此法迎敌。纵然对方武功较高，青衣剑士一方也必操胜算。别说四人对四人，即使是四人对六人甚或八人，也能取胜。那二名守者的剑招施展开来，便如是一道剑网，纯取守势，要挡住五六人实是绰绰有余。

这是场中两名青衣剑士仍以守势缠住了一名锦衫剑士，另外两名青衣剑士快剑攻击，杀死第三名锦衫剑士后，转而向第四名敌手相攻。取守势的两名青衣剑士向左右分开，在旁守阵。余下一名锦衫剑士虽见败局已成，却不肯弃剑投降，仍是奋力应战。突然间四名青衣剑士齐声大喝，四剑并出，分从前后左右，一齐刺在锦衫剑士的身上。

锦衫剑士身中四剑，立时毙命，只见他双目圆睁，嘴巴也是张得大大的。四名青衣剑士同时拔剑，四人抬起左脚，交考勤剑剑刃在鞋底一拖，抹去了剑上的血渍，刷的一声，还剑入鞘。这几下动作干净利落，固不待言，最难得的是齐整之极，同时抬脚，同时拖剑，回剑入鞘却只发出一下声响。

那王者呵呵大笑，鼓掌道：“好剑法，好剑法！上国剑士名扬天下，可教我们今日大开眼界了。四位剑士各赐金十斤。”四名青衣剑士和齐躬身谢赏。四人这么一弯腰，四

个脑袋摆成一道直线，不见有丝毫高低，实不知花了多少功夫才练得如此划一。

一名青衣剑士转过身去，捧起一只金漆长匣，走上几步，说道：“敝国君王多谢大王厚礼，命臣奉上宝剑一口还答。此剑乃敝国新铸，仅供大王玩赏。”

那王者笑道：“多谢了。范大夫，接过来看看。”

那王者是越王勾践。那官员是越国大夫范蠡。锦衫剑士是越王宫中的卫士，八名青衣剑士则是吴王夫差派来送礼的使者。越王昔日为夫差所败，卧薪尝胆，欲报此仇，面上对吴王十分恭顺，暗中却日夜不停的训练士卒，俟机攻吴。他为了试探吴国军力，连出卫士中的高手和吴国剑士比剑，不料一战之下，八名越国好手尽数被歼。勾践又惊又怒，脸上却不动声色，显得对吴国剑士的剑法欢喜赞叹，衷心钦服。

范蠡走上几步，接过了金漆长匣，只觉轻飘飘地，匣中有如无物，当下打开了匣盖。旁边众人没见到匣中装有何物，却见范蠡的脸上陡然间罩上了一层青色薄雾，都是“哦”的一声，甚感惊讶。当真是剑气映面，发眉俱碧。

范蠡托着漆匣，走到越王身前，躬身道：“大王请看！”勾践见匣中铺以锦缎，放着一柄三尺长剑，剑身极薄，刃上宝光流动，变幻不定，不由得赞道：“好剑！”握住剑柄，提了起来，只见剑刃不住颤动，似乎只须轻轻一抖，便能折断，心想：“此剑如此单薄，只堪观赏，并无实用。”

那为首的青衣剑士从怀中取出一声轻纱，向上抛起，说道：“请大王平伸剑刃，剑锋向上，待纱落在剑上，便见此

剑与众不同。”眼见一块轻纱从半空中飘飘扬扬的落将下来，越王平剑伸出，轻纱落在剑上，不料下落之势并不止歇，轻纱竟已分成两块，缓缓落地。原来这剑已将轻纱划而为二，剑刃之利，实是匪夷所思。殿上殿下。采声雷动。

青衣剑士说道：“此剑虽薄，但与沉重兵器相碰，亦不折断。”

勾践道：“范大夫，拿去试来。”范蠡道：“是！”双手托上剑匣，让勾践将剑放入匣中，倒退数步，转身走到一名锦衫剑士面前，取剑出匣，说道：“拔剑！咱们试试！”

那锦衫剑士躬身行礼，拔出佩剑，举在空中，不敢下击。范蠡叫道：“劈下！”锦衫剑士道：“是！”挥剑劈下，落剑处却在范蠡身前一尺。范蠡提剑向上一撩，嗤的一声轻响，锦衫剑士手中的长剑已断为两截。半截断剑落下，眼见便要碰到范蠡身上，范蠡轻轻一跃避开。众人又是一声采，却不知是称赞剑利，还是称赞范大夫身手敏捷。

范蠡将剑放回匣中，躬身放在越王脚旁。

勾践说道：“上国剑士，请赴别座饮宴领赏。”八名青衣剑士行礼下殿。勾践手一挥，锦衫剑士和殿上侍从也均退下，只除下范蠡一人。

勾践瞧瞧脚边长剑，又瞧瞧满地鲜血，只是出神，过了半晌，道：“怎样？”

范蠡道：“吴国武士剑术，未必尽如这八人之精，吴国武士所用兵刃，未必尽如此剑之利。但观此一端，足见其余。最令人心忧的是，吴国武士群战之术，妙用孙武子兵法，臣以为当今之世，实乃无敌于天下。”勾践沉吟道：

“夫差派这八人来送宝剑，大夫你看是何用意？”范蠡道：“那是要咱们知难而退，不可起侵吴报仇之心。”

勾践大怒，一弯身，从匣中抓起宝剑，回后一挥，察的一声响，将坐椅平平整整的切去了一截，大声道：“便有千难万难，勾践也决不知难而退。终有一日，我要擒住夫差，便用此剑将他脑袋砍了下来！”说着又是一剑，将一张檀木椅子一劈为二。

范蠡躬身道：“恭喜大王，贺喜大王！”勾践愕然道：“眼见吴国剑士如此了得，又有甚么可喜可贺？”范蠡道：“大王说道便有千难万难，也决不知难而退。大王既有此决心，大事必成。眼前这难事，还须请文大夫共同商议。”勾践道：“好，你去传文大夫来。”

范蠡走下殿去，命宫监去传大夫文种，自行站在宫门之侧相候。过不多时，文种飞马赶到，与范蠡并肩入宫。

范蠡本是楚国宛人，为人倜傥，不拘小节，所作所为，往往出人意表，当地人士都叫他“范疯子”。文种来到宛地做县令，听到范蠡的名字，便派部属去拜访。那部属见了范蠡，回来说道：“这人是本地出名的疯子，行事乱七八糟。”文种笑道：“一个人有与众不同的行为，凡人必笑他胡闹；他有高明独特的见解，庸人自必骂他糊涂。你们又怎能明白范先生呢？”便亲自前去拜访。范蠡避而不见，但料到 he 必定去而复来。向兄长借了衣冠，穿戴整齐。果然过了几个时辰，文种又再到来。两人相见之后，长谈王霸之道，投机之极，当真是相见恨晚。

两人都觉中原诸国暮气沉沉，楚国邦大而乱，眼前霸兆是在东南。于是文种辞去官位，与范蠡同往吴国。其时吴王正重用伍子胥，言听计从，国势好生兴旺。

文种和范蠡在吴国京城姑苏住了数月，眼见伍了胥的种种兴革措施确是才识卓越，自己未必能胜得过。两人一商量，以越国和吴国邻近，风俗相似，虽然地域较小，却也大可一显身手，于是来到越国。勾践接见之下，对二人议论才具颇为赏识，均拜为大夫之职。

后来勾践不听文种、范蠡劝谏，兴兵和吴国交战，以石买为将，在钱塘江边一战大败，勾践在会稽山被围，几乎亡国殒身。勾践在危急之中用文种、范蠡之计，买通了吴王身边的奸臣太宰伯嚭，替霸占王陈说。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的忠谏，答允与越国讲和，将勾践带到吴国，后来又放他归国。其后勾践卧薪尝胆，决定复仇，采用了文种的灭吴九术。

那九术第一是尊天地，事鬼神，令越王有必胜之心。第二是赠送吴王大量财币，即使他习于奢侈，又去其防越之意。第三是先向吴国借粮，再以蒸过的大谷归还，吴王见谷大，发给农民当谷种，结果稻不生长，吴国大饥。第四是赠送美女西施和郑旦，使吴王迷恋美色，不理政事。第五是赠送巧匠，引诱吴王大起宫室高台，耗其财力民力。第六是贿赂吴王左右的奸臣，使之败坏朝政。第七是离间吴王的忠臣，终于迫得伍子胥自杀。第八是积蓄粮草，充实国家财力。第九是铸造武器，训练士卒，待机攻吴。

八术都已成功，最后的第九术却在这时遇上了重大困

难。眼见吴王派来剑士八人，所显示的兵刃之利、剑术之精，实非越国武士所能匹敌。

范蠡将适才比剑的情形告知了文种。文种皱眉道：“范贤弟，吴国剑士剑利术精，固是大患，而他们在群斗之时，善用孙武子遗法，更是难破难当。”范蠡道：“正是，当年孙武子辅佐吴王，统兵破楚，攻入郢都，用兵如神，天下无敌。虽齐晋大国，亦畏其锋。他兵法有言道：‘我专为一，敌分为十，是以十攻其一也，则我众而敌寡。能以众击寡者，则吾之所与战者，约矣。’吴士四人与我越士四人相斗，吴士以二人专攻一人，以众击寡，战无不胜。”

言谈之间，二人到了越王面前，只见勾践手中提着那柄其薄如纸的利剑，兀自出神。

过了良久，勾践抬起头来，说道：“文大夫，当年吴国有干将莫邪夫妇，善于铸剑。我越国有良工欧冶子，铸剑之术，亦不下于彼。此时干将、莫邪、欧冶子均已不在人世。吴国有这等铸剑高手，难道我越国自欧冶子一死，就此后继无人吗？”文种道：“臣闻欧冶子传有弟子二人，一名风胡子，一名薛烛。风胡子在楚，薛烛尚在越国。”勾践大喜，道：“大夫速召薛烛前来，再遣人入楚，以重金聘请风胡子来越。”文种遵命而退。

次日清晨，文种回报已遣人赴楚，薛烛则已宣到。

勾践召见薛烛，说道：“你师你欧冶子曾奉先王之命，铸剑五口。这五口宝剑的优劣，你倒说来听听。”薛烛磕头道：“小人曾听先师言道，先师为先王铸剑五口，大剑三、

小剑二，一曰湛卢，二曰纯钧，三曰胜邪，四曰鱼肠，五曰巨阙。至今湛卢在楚，胜邪、鱼肠在吴，纯钧、巨阙二剑则在大王宫中。”勾践道：“正是。”

原来当年勾践之父越王允常铸成五剑后，吴王得讯，便来相求。允常畏吴之强，只得以湛卢、胜邪、鱼肠三剑相献。后来吴王阖庐以鱼肠剑遣专诸刺杀王僚。湛卢剑落入水中，后为楚王所得，秦王闻之，求而不得，兴师击楚，楚王始终不与。

薛烛禀道：“先师曾言，五剑之中，胜邪最上，纯钧、湛卢二剑其次，鱼肠又次之，巨阙居末。铸巨阙之时，金锡和铜而离，因此此剑只是利剑，而非宝剑。”勾践道：“然则我纯钧、巨阙二剑，不敌吴王之胜邪、鱼肠二剑了？”薛烛道：“小人死罪，恕小人直言。”勾践抬头不语，从薛烛这句话中，已知越国二剑自非吴国二剑之敌。

范蠡说道：“你既得传尊师之术，可即开炉铸剑。铸将几口宝剑出来，未必便及不上吴国的宝剑。”薛烛道：“回禀大夫：小人已不能铸剑了。”范蠡道：“却是为何？”薛烛伸出手来，只见他双手的拇指食指俱已不见，只剩下六根手指。薛烛黯难道：“铸剑之劲，全仗拇指食指，小人苟延残喘，早已成为废人。”

勾践奇道：“你四根手指，是给仇家割去的么？”薛烛道：“不是仇家，是给小人的师兄割去的。”勾践更加奇怪，道：“你的师兄，那不是风胡子么？他为甚么要割你手指？啊，一定是你铸剑之术胜过师兄，他心怀妒忌，断你手指，教你再也不能铸剑。”勾践自加推测，薛烛不便说他猜错，

只有默然不语。

勾践道：“寡人本要派人到楚国去召风胡子来。他怕你报仇，或许不敢回来。”薛烛道：“大王明鉴，风师兄目下是在吴国，不在楚国。”勾践微微一惊，说道：“他……他在吴国，在吴国干甚至？”

薛烛道：“三年之前，风师兄来到小人家中，取了宝剑一口，给小人观看。小人一见之下，登时大惊，原来这口宝剑，乃先师欧冶子为楚国所铸，名曰工布，剑身上文如流水，自柄至尖，连绵不断。楚王宝爱异常，岂知竟为师哥所得。”

勾践道：“想必是楚王赐给你师兄了。”

薛烛道：“若说是楚王所赐，原也不错，只不过是转了两次手。见师兄言道，吴师破楚之后，伍子胥发楚平王之棺，鞭其遗尸，在楚王墓中得此宝剑。后来回吴之后，听到风师兄的名字，便叫人将剑送去楚国给他，说道此是先师遗泽，该由风师兄承受。”

勾践又是一惊，沉吟道：“伍子胥居然舍得此剑，此人真乃英雄，真乃英雄也！”突然间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幸好夫差中我之计，已逼得此人自杀，哈哈，哈哈！”

勾践长笑之时，请都不敢作声。他笑了好一会，才问：“伍子胥将工布宝剑赠你师兄，要办甚么事？”薛烛道：“风师兄言道，当时伍子胥只说仰慕先师，别无所求。见师兄得到此剑后，心下感激，寻思伍将军是吴国上卿，赠我希世之珍，岂可不去当面叩谢？于是便去到吴国，向伍将军致谢。伍将军待以上宾之礼，替风师兄置下房舍，招待得



极是客气。”勾践道：“伍子胥叫人为他卖命，用的总是这套手段，当年叫专诸刺王僚，便是如此。”

薛烛道：“大王料事如神。但风师兄不懂得伍子胥的阴谋，受他如此厚待，心下过意不去，一再请问，有何用己之处。伍子胥总说：‘阁下枉驾过吴，乃是吴国嘉宾，岂敢劳动尊驾？’勾践骂道：“老奸巨猾，以退为进！”薛烛道：“大王明见万里。风师兄终于对伍子胥说，他别无所长，保会铸剑，承蒙如此厚待，当铸造几口希世的宝剑相赠。”

勾践伸手在大腿上一拍，道：“着了道儿啦！”薛烛道：“那伍子胥却说，吴国宝剑已多，也不必再铸了。而且铸剑极耗心力，当年干将莫邪铸剑不成，莫邪自身投入剑炉，宝剑方成。这种惨事，万万不可再行。”勾践奇道：“他当真不要风胡子铸剑？那可奇了。”薛烛道：“当时风师兄也觉奇怪。一日伍子胥又到宾馆来和风师兄闲谈，说起吴国与北方齐晋两国争霸，吴士勇悍，时占上风，便是车战之术有所不及，若与之以徒兵步战，所用剑戟却又不夠锋锐。风师兄便与之谈论铸造剑戟之法。原来伍子胥所要铸的，不是一口两口宝剑，而千口万口利剑。”

勾践登时省悟，忍不住“啊哟”一声，转眼向文种、范蠡二人瞧去。只见文种满脸焦虑之色，范蠡却是呆呆出神，问道：“范大夫，你以为如何？”范蠡道：“伍子胥虽然诡计多端，别说此人已死，就算仍在世上，也终究逃不脱大王的掌心。”

勾践笑道：“嘿嘿，只怕寡人不是伍子胥的对手。”范蠡道：“伍子胥已被大王巧计除去，难道他还能奈何我越国